

泛論美國「新太平洋主義」

丁匡華

壹 前言

美國總統福特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初訪問大陸、印尼、菲律賓之後，於返國途中，七日在夏威夷紀念日本偷襲珍珠港三十四週年之日，向夏威夷西文化中心師生發表題為「新太平洋主義」的外交政策演說，闡述美國今日在太平洋的地位以及今後美國在此一地區的政策措施動向。福特本人稱之為「太平洋的和平主義」，美國「合衆國際社」則解釋為：「保證將在轉變的亞洲均勢中維持美國的勢力，遏阻韓國和南半島潛在可能發生的戰爭」。毫無疑義，此一「新太平洋主義」，就是美國今後亞洲政策的指標，吾人對其實表重大關切。

貳 現階段美國亞洲政策的演變

在最近的九年間，美國政府先後就亞洲政策提出了三個主張，那便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詹森總統被稱為「亞洲主義」的一項聲明；一九六九年七月廿六日尼克森總統被稱為「尼克森主義」的「關島聲明」；和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七日的福特總統的「新太平洋主義」。幾乎是每三

年必有一次更張。

我們概括地說，詹森總統的「亞洲主義」乃是美國政府第一次宣布美國是太平洋國家。詹森總統的「亞洲主義」明確地說明：「亞洲是今天人類爭取獨立、秩序、和生存的主要戰場」，并指出「亞洲的共黨今天仍然相信武力，為達成他們赤化世界目標的唯一有效手段」。且確認：「亞洲一旦有了永恆的和平，全體人類將蒙受利益；亞洲和平一天不能獲得，我們在世界任何地區的成就，也就一天不能確保」。詹森總統的「亞洲主義」不僅直接介入越南戰爭，派遣美軍高達五十四萬五千五百人，同時并指出數十億美元的「亞洲馬歇爾計劃」、「湄公河開發計劃」、「亞洲的田納西計劃」。雖然，由於政略指導原則的錯誤，以致美軍在越戰中師老無功，迫使詹森總統不繼續競選連任，而有所謂「巴黎和談」的出現，但「亞洲主義」最初的目標，乃是打擊共產主義，其後，退而求對抗共黨侵略，再後則不幸而虎頭蛇尾，墮於共黨和談陷阱。

一九六九年七月廿六日尼克森總統的「關島聲明」主旨是：「地理事實已使美國成爲一個太平洋國家，不論其本身的意願爲何，在越戰結束

之後，美國將在這個地區負起有意義的責任。美國的亞洲政策，是避免干涉，但不考慮退却」。所謂避免干涉，即是擺脫越戰的又一說法。可是，「關島聲明」也強調了「美國將信守它對此一地區的條約承諾」。而「美國鼓勵并有權期望，內部安全將日益增加由亞洲國家本身加以處理」。以「關島聲明」爲基石而逐漸形成的「尼克森主義」，先使「越戰越南化」，再而是「巴黎協定」之締結。以虛偽的「停火」，保證美軍的完全撤離。而不幸的尼克森總統因「水門事件」之株連，被迫辭職，「尼克森主義」至此名存而實亡，越南、高棉因以淪亡，而寮國亦終於全部赤化，美國在亞洲的聲望，乃遭受嚴重的損害。正因如此，亞洲各國乃對美國信心大減，對其咸表失望，這對美國在亞洲的聲望地位，實是重大挫折。

福特的「新太平洋主義」適時在此一「低溫」情勢之下宣佈，不能不說是美國扭轉亞洲局勢的一個新契機。福特總統表明美國無意自亞洲繼續退縮，仍需留在亞洲建立「均勢」，并提出要在「均勢」下求取政治安定，致力達成「和解」，在「和解」中求取經濟繁榮，其意義殊爲重大。

叁 福特「新太平洋主義」的真諦

福特「新太平洋主義」的真諦，依照其演說原詞是：「要奉獻於太平洋各地人民互相依存和合作的新的未來。我贊成一個和所有的人和平共處，對誰都不懷敵意的太平洋主義，我所樂見的紀念珍珠港的方式是保持過去的力量以建立未來」。美國是太平洋流域的一個國家，在亞洲有重大的利害關係，有責任在減緩緊張、防止敵對、以及維持和平方面負起領導任務；世界的安全和我們自己的安全，都有賴於我們在亞洲所承擔的義務。「美國的政治力量中心已向西移，我們在太平洋的利益和關心已告增加，我們已將一個孤立主義的國家的行動自由換來了一個世界強國所負的責任」。「世界強國對安全的關切，在亞洲互相交差，美國、蘇聯、『中國』（共匪）和日本，是太平洋地區強國，太平洋區的均衡，對美國和其他太平洋國家都很重要。」

美國「新太平洋主義」的前提，福特在其演說中會有詳細的闡明，它共有六點，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個前提，是在太平洋地區任何安定與平衡，都以美國的力量為根本。福特稱：「我們的關心必須超越對安全的關心，但是沒有安全，不可能有和平或者進步。維持我們亞洲的朋友及盟邦的主權和獨立，仍是美國政策的重大目標。我們認識到單靠力量來保證安全是不夠的。民衆擁護和社會公道，是抗拒顛覆或侵略所需的重要先決條件。可是，爲了我們自己，爲了要靠我繼續

支持來維護獨立的人們，我們都要在亞洲維持有彈性和平衡的力量地位」。

第二個前提是「與日本的夥伴關係，是我們策略中的支柱」；福特稱：「這是我最爲注意努力的關係，在美國歷史中，努力和遙遠的文化及人民交往的努力，也從未見過更大的成功。日美關係可以成爲每一個日本人引以爲傲的事情。我們的雙邊關係從沒有如此好過。最近的交換訪問是基本的政治合作的象徵。我們和日本以及其他工業民主國家的代表們，一起在本月內開始爲南北經濟關係制定一個更爲有效和平的型式。」

第三個前提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匪）的『關係正常化』」。福特稱：「我爲了促進大約四年前開始的對話而訪問了『中國』（共匪）……這次我和毛澤東『主席』及鄧小平『副總理』……廣泛地交換意見，加深了我們之間對各自的看法及政策的瞭解。正如預期一樣，在觀點上是有所不同的。我們不同的社會、不同的哲學思想，以及在國際上不同的地位，令我們各自的國家利益有不同的概念。但我們找到了共同的基礎，我們重申對許多很重大的領域的關心和同意，是共同的。他們和我們都認爲亞洲各國應該在一個所有國家互相尊重主權和土地完整、不干涉他國內政、以平等、互惠和共存的原則，來促成和平的國際秩序的發展的世界中自由發展。我們都反對在亞洲或者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任何形式的霸權。我重申美國的決心，要在上海公報的基礎上完成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匪）的『關係正常化』。雙方都認爲我們的討論是重要

的、有用的和建設性的。我們的關係，正成爲國際政治展望中的永久的特徵。它不但對我們兩國人民有利，而且對該地區以及整個世界所有的人有利」。

第四個前提是「繼續維持和東南亞穩定與安定的利害關係」。福特稱：「東南亞國家協會的五個會員國印尼、菲律賓、泰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都是美國的朋友。這些國家依靠自己的國家復原力量和外交來保護自己獨立。我們必須對其繼續援助。我們和我們在西南太平洋的老朋友和盟友——澳洲和紐西蘭，保持密切而有價值的關係」。

第五個前提是「亞洲的和平有賴於未解決的各種政治衝突的化解」。福特稱：「在朝鮮、緊張沒有消除，我們和大韓民國有着密切的關係，正如我們有軍隊在那裡的事實，足以證明那樣。我們對朝鮮半島的和平和安全，仍是有承擔的。爲了對一九七五年春天提高了緊張作出反應，我們重申對大韓民國的支持。今天，美國準備考慮該半島的緊張的建設性途徑。但是，今後我們將繼續拒絕任何意圖排斥大韓民國討論它本身前途的行動。在印度支那，我們需要時間發生治療的效果。我們對該半島的新政權的政策，將決於他們對我們的行爲而定。我們對善意的姿態，準備予以回報——特別是交回死亡或作戰中行踪不明的美國人的遺物，或者提供和他們的消息。如果他們對他們的鄰國表示能夠自制，對國際問題提供建設性的處理，我們會不記過去而展望未來的。」

第六個前提是「擴展美國與亞太地區的貿易和經濟關係」。福特稱：「近年來，亞洲太平洋經濟的成長，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區域為速，我們和東亞的貿易，現在已經超過我們和歐洲共同體的交易。美國的就業、通貨和原料，都依賴它和太平洋地區的經濟關係。我們和該地區的貿易，現在每年在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一九七四年到達四百億美元。在發展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間的合作增進之際，我們相互的經濟，越加互相依存。我們和五個東南亞國家協會的關係，越加成熟，越加能從現實來考慮，我們不再以依賴者的捐助人身份和他們接近，這些自尊的人民希望於我們的是新的貿易機會，而不是直接的援助」。

總括上述福特總統的「新太平洋主義」的聲明與申論，說明美國今天對太平洋及亞洲的政策，乃是：一、繼續維持美國在太平洋及亞洲的傳統利益；二、為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傳統利益，唯一的辦法依然繼續在這地區駐軍，必要時使用武力；三、美國將以外交的方法，維持亞太地區現在均勢，包括福特所說日本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支柱，及與共匪關係的正常化，如果蘇俄或共匪要破壞此一地區的均勢，必然的引起與美國的衝突，美國將不惜以核子傘保護亞太地區的安全；四、美國將發展亞太地區國家與美國的商務貿易，為其維持亞太地區均勢的主要目標；五、美匪之關係正如福特所說「由於社會制度、哲學思想和對世界問題立場不同，彼此利益上有不同觀點」，雙方矛盾將永久不能克服，台灣安全長期無慮。

福特的「新太平洋主義」之宣佈，乃其訪問

大陸匪區與毛鄧會談對匪擴張東南亞侵略之體認，以及訪問印尼、菲律賓總統要求美國繼續以武裝保護亞太地區安全和平的刺激與啓示為其主要環節。但這一政策之宣告并非突如其來，在其啓程東來之前，季辛吉國務卿早已有此藍圖，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四日，季辛吉在底特律發表演說，對美國今後在亞洲地區的外交政策目標，曾經闡明：一、要維持亞洲友邦的主權與獨立；二、要維持日本更大責任及平等的夥伴關係來增強美國與日本的同盟；三、要打開與中共建立「建設性」的關係；四、要緩和緊張情勢，并促成亞洲地區衝突的政治解決；五、在小國之間，鼓勵自助及區域合作。為達成這幾個美國亞洲政策的根本目標，季辛吉并且提出了幾項美國外交的五項任務：一、美國將繼續在亞維持強大的角色；軍事力量的均衡，仍為和平與緩和局勢的基本條件；美國應在太平洋地區維持堅定及均衡的軍事態勢；二、美國將繼續加強與日本的夥伴關係；美國不認為日本是一個臨時的盟國，而是永久的朋友；三、美國將繼續促進與共匪的關係；四、美國將繼續努力減低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并促成持久的和平；五、美國將尋求東南亞穩定的新結構。而「新太平洋主義」的構想，與此相若，但多了第六項，即「擴展美國與亞太地區的貿易和經濟關係」。因此我們可以說，福特這套政策構想，實際上可說是季辛吉在底特律經濟俱樂部演說詞的翻版，福特祇是選擇時機，在夏威夷紀念日本偷襲珍珠港三十四週年之日，適時加以正式

宣佈而已。

肆 福特的現實主義路線

從本質上看，福特的「新太平洋主義」，在美國現階段調整國際關係中，實較過去的「尼克森主義」向前邁進一步。它強調「美國是太平洋流域的一個國家，在亞洲有重大的利害關係，有責任在減緩緊張、防止敵對以及維持和平方面負起領導任務」，就是公開否定了尼克森倡行美軍撤離亞洲的主張，重新承諾美國對亞洲具有不能諉卸的維持和平責任，這是亞太地區面臨共黨侵略的國家所普遍歡迎。福特認為亞洲如果「沒有安全，不可能有和平或者進步。維持我們亞洲的朋友及盟邦的主權與獨立，仍是美國政策的重大目標」，這也是對「尼克森主義」的一項重大修正。但我們若從它的整個內容及其精神加以探究，則又有我們難以苟同之處，如其所云達成與共匪的「關係正常化」，以及敵友不分，認為多年死敵之北越，得能經由所謂善意的回報化解而成為朋友，與夫對於所有西太平洋各國均一一表明支持，獨對具有外交關係并締有防禦協定之中華民國，却隻字未提，這種偏頗言論，均不能不令人懷疑其用心所在。概言之，福特「新太平洋主義」的基本觀念，就是劃分「過去和現在」、劃分「昨天與明天」，「過去」和「昨天」就讓其過去，不用追究；祇是寄望「現在」和「明天」，尋求與之「友好相處」、「和平共存」。

從現實上而言，福特在其「新太平洋主義」中闡明：美國既無意自亞洲及太平洋退出，則除在

軍事上有必要重整其海洋島嶼的戰略部署之外，在政治上亦無法避免其與蘇俄及共匪的爭奪。我們認為：當前美國的外交政策，純粹是以現實主義為出發，福特總統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九日向國會兩院聯席會議所提出的國情咨文中會稱：

「要求採取一種基本上不同的態度——要求採取一種忠於我國主要原則的新現實主義，如今時機業已到來」。又稱：「這個國家需要一種增進個人自由和自恃的均衡，……一種增進我們國家和地方政府領袖們的責任和自由行動權的均衡」，這就是福特總統對當前美國外交政策需要「種新的現實主義」的表白。基於現實主義的觀點，美國以日本作為西太平洋安全的基石，作為維持此一地區和平的主要力量，這不能不說此非一種積極性的部署，特別是福特仍決定以美國本身的實力為中心，藉現有條約的關係維護其各亞洲友邦之間的合作，並進一步建立與美國互相依存的經濟合作體系，一方面對蘇俄的所謂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加以壓制，一方面遏制亞洲共黨侵略勢力的擴張，從而穩定目前的局勢，再逐步從安定中實現久遠而可靠的和平。福特此一藍圖，自屬現階段美國維護亞太地區安定和平之有效途徑，但由於過份遷就事實，過份向現實主義低頭，因而在某些問題上，其所採取之若干措施，對其積極性作用反而大加抵消，特別是對越南問題，其所闡明「在印度支那，我們需要時間發生治療的效果。我們對該半島的新政權的政策，將決於他們對我們的行為如何而定。我們對善意的姿態準備回報，……如果他們對他們的鄰國表示能夠自制，對國際問題提供建設性的處理，我們會不記過去

而展望將來的」這種說法，我們實無法苟同。明白的說，福特此言的涵義，就是如果北越政權今後能安份守己，不要妄圖對外擴張，則這樣一個老敵人，就可變成一個日本式的新朋友，美國將不咎既往，準備「善意報答」，美國政府這一概念，就根本不認識敵人，更是沒有區分清楚「敵」、「友」的界線。須知，日本過去是美國的敵人，現在是美國的盟友，這完全是事實。但不要忘记，日本今天是亞洲的自由民主國家，是由自由民主黨執政，它和現在由最極端黷武的共黨控制下的北越，是有本質上的區別，兩者絕不可相提并論。日本只要由民主政黨執政一天，它不可能成為美國的敵人。同樣，北越若仍由共黨執政，它也永遠絕不會成為美國的朋友。再從事實上說，倘若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美國佔領期間，沒有根本地肅清了日本軍閥的殘餘勢力，沒有根本地改變了日本的政治結構，則日本焉能在美國扶植下成為盟邦？同理，中南半島的共黨勢力，只是國際共黨集團的一個支店，它所執行的政策乃是赤化中南半島，進而赤化東南亞，以配合莫斯科、北平所分別進行的赤化亞洲目標。姑不論美國已放棄了在亞洲地區的對抗政策，但美國要想尋求亞洲的和平，中南半島共黨勢力，却是一個頑強的阻力。這顯明的乃是針鋒相對的態勢，又何從對之「安撫」？又何從與之「妥協」？無可否認，美國政府為失蹤或陣亡美軍及其遺體竭盡所能的找尋，乃是負責任政府的行為，亦為「人道主義」的發揚光大。可是，共黨却不作如是觀，他們將認為「這乃是絕好的勒索機會」，因為，在共產極權之下，人乃是工具、機器，可

以任意壓榨，其死亡為不足惜的，而屍體如果可以換取美元、物質、乃至科技，將何樂而不為？福特總統開出了這一「善意報答」的條件，要是中南半島上共黨勢力或其背後主子有此興趣，美國所付出的代價，恐非淺鮮。

然而從美國的現實情況觀察，顯是犯的縱「敵」、「親」敵」的根本錯誤，福特對於殺死千萬美國青年的北越共黨頭子們竟作如此寬恕與懇求，只要他們送還幾具美軍屍體，他就會忘掉過去而感恩不盡。以一國元首之尊，竟不惜對敵人如此屈辱，誠不知美國的三軍統帥今後將如何鼓舞其士氣，更將如何面對那千萬喪身海外、暴骨異域的美國健兒及其父母，而一個多年與美國為敵的死敵，又怎能遽爾經由所謂「善意的回報」而化解成為朋友？又為何能奢望其成為國際社會中具有建設性的成員？擺在事實面前的，福特在向亞洲共黨要求和平自制的同時，北越却在蘇俄支持之下，正圖以「南北統一」手段鯨吞南越，而泰國北部十幾省已為共黨暴亂所燬爛，馬來西亞東西兩區境內，共黨活動又重新猖獗，北韓亦正積極與匪俄勾搭，蠢蠢欲動，試問數年之後誰能保證泰馬不演變為越南第二？誰能保證北韓將會完全放棄南侵野心，而不突然發動攻勢？倘若蘇俄在西太平洋地區不斷擴大海軍實力，加強對各地共黨支持，其結果又是如何？果如此，則所謂長期「穩定」與「現狀」又將如何維持？目前若干亞洲國家鑒於美國不能堅守道義的立場，履行莊嚴的承諾，坐視越南、高棉危亡於不救，任其淪入共黨鐵幕，均紛紛重新考慮與美國關係，泰國菲律賓先後且有迫使美國全部撤離駐軍和基地

之議，福特自應引以為鑑，今反而希望以「忘掉過去」，讓北越「對他們的鄰國表示能夠自制，對國際問題提供建設性的處理」，以緩和亞太地區的緊張情勢，試問曾與美國長期作戰為敵的越共、北越、北韓，除了騙取經濟技術援助，以及佈置和談陷阱，能照美國願望以謀求和平嗎？任何人認為都將無此可能。

美國自獨立戰爭之後，一直成為民主自由的象徵，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更曾一度成為人類的希望。美國立國迄今雖僅短短兩百年，但從當年英國人的殖民地升等為今天世界第一強國，其間慘淡經營，可謂歷盡艱辛，尤其兩次世界大戰美國曾付出慘重的代價，始奠定它今天的地位，尤為得來匪易。今天美國面對國際共黨的侵略，內外夾攻，國內為共黨同路人以「政治分化、經濟惡化、社會腐化」的「三化政策」相腐蝕，國外為各地共黨所發動的叛亂戰爭所困擾，又為匪俄打倒的「首要敵人」。由於政治領導失常，幾至手足無措的地步，而福特、季辛吉竟然仍步尼克森の後塵，妄想以縱橫捭闔的手段，和奸詐狡猾的國際共黨周旋，其短見如此，徒然為美國帶來無窮的後患，更令親者痛而仇者快，不禁令人深為惋惜之至。

其次，福特所云「美國政治力量的中心已向西移，我們在太平洋的利益和關心已告增加。」那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戰後若干年來，美國一向要致力遏阻亞洲地區的侵略行動，確保該地區的安全，基於此種認識，乃有對亞洲國家許多雙邊多變安全協定的簽訂，并以出兵遏阻韓越共軍的

侵略作為此項政策的實踐。雖然此等政策的執行不夠堅決與果敢，但畢竟在過去一定時間內尚能維護了亞洲若干地區的安全，乃現在國際共黨在亞洲的威脅有增無已，美國當局不針對此等現實情況從事有力的部署，而只是侈談減緩緊張與防止敵對，豈非本來倒置。須知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歐洲局勢由於西方國家堅決應付，一般情勢并無重大變化，并已形成一定的均勢，如此而從事減緩緊張局勢與防止敵對，猶有可說，其在亞洲，這廿餘年來，首先是北韓淪於共黨，繼之是中國大陸的淪陷，五十年代以後，越南北部亦為共黨所有，到一九七五年，南越、高棉與寮國也相繼淪於赤化，共黨勢力仍在擴展無已，只有朝鮮半島，南韓在美軍協力下遏阻了北韓共黨的南犯，中華民國大軍確保台灣海峽的安全，以是日本、琉球、菲律賓一時不致有遭受武力進侵之虞。福特在他所提出的「新太平洋主義」第五項前提表示美國對朝鮮半島都有承擔，却隻字不提如何加強協力遏阻北韓蓄意所要進行的武力南侵，而只是侈談「準備考慮減緩該半島的緊張」，更使人為之氣結的，是福特只是消極地「今後我們將繼續拒絕任何意圖排斥大韓民國討論它本身前途的行動」，這種軟弱的態度，正如艾契遜國務卿一九五〇年聲言把朝鮮半島排除在美國西太平洋防線之外，異曲同工，足以變相鼓勵北韓南侵的野心。

伍 美國「關係正常化」的謬論

福特的「新太平洋主義」，最使吾人引為莫

大困惑的，是其所揭示的第三個前提是企圖以達成與共匪的「關係正常化」，作為建立亞太新國際秩序的一項步驟，這是福特過份主觀的幻想。而其對於與美國正式建交關係與訂有共同防禦條約的中華民國，却無隻字提及，對於共匪一直揚言要「解放台灣」的台灣海峽的潛在危機，亦復避而不談。在美國看來，共匪為亞洲的強權之一，更因其擁有過八億之眾的人口，對亞洲局勢的影響至為鉅大，所以便認為非和共匪達成「正常」的「關係」不可。有了「正常化」的「關係」，美國就希望經由一般的外交途徑與共匪接觸，商解各項問題，防制其衝動；若無一種「正常化關係」，美國認為它就失去了運用這種影響力的機會，果真如此，真使吾人大惑不解。我們試一回顧尼克森當初以談判代替對抗，與共匪進行勾搭，其首要目的固在企圖聯匪以制俄，達成國際均勢；但其希望運用共匪的影響力，以達成越戰停火，使美國從越南「光榮」撤退，同樣也是它的主要目標。然而越戰雖然停火，但美國所得到的結果，却是造成整個中南半島淪亡的悲局。共匪因與美國之勾搭而潛入聯合國，結果又是共匪夥同「第三世界」國家形成「多數暴政」，給予美國以無情的打擊，使聯合國名存實亡。福特不痛定思痛，加以矯正，猶且侈言：「我們（美匪）的關係，正成為國際政治展望中的永久的特徵，它不但『我們』（美匪）兩國人民有利，而且對該地區以及整個世界的所有的人民有利」，誠不知從何說起。對於美匪關係，福特於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日晚在北平舉行的告別宴會

中曾坦誠指出：他與毛匪澤東、鄧匪小平討論美匪之間的分歧謂：「在兩個具有不同的意識形態、社會和處境的國家間的關係中，存在這些分歧是自然的」。十二月七日又在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發表「新太平洋主義」的演說申明言：「我們」（美匪）不同的社會，不同的哲學思想，以及在國際上不同的地位，令「我們」（美匪）各自國家利益有不同的概念」，如此實是充分呈現矛盾之至。須知美國與共匪之間，豈止是意識形態、哲學思想、社會和處境不同，而且根本是針鋒相對，無從苟合。對於這個根本問題如果避而不談，則不僅美國的許多盟邦會有迷茫惶惑、無所適從之感。就是美國當局在領導其國民共赴時艱之際，亦將有目標不明、行動矛盾之嫌。如此是非莫辨、敵友不分，單憑軍事與經濟力量而缺乏政略的決策，則福特的「新太平洋主義」，又將何以達成其時代使命？從實際情況看，共匪之與美國勾搭，純是一時階段性策略運用，企圖借助美國的聲勢，期以減輕蘇俄對匪的壓力，美國唯有對其保持不即不離的態度，何能遽言完成「關係正常化」，反而受其牽制，落入其預設的圈套之中？

福特的「新太平洋主義」，既標榜美國的重大目標在於維持亞洲國家的主權和獨立，則美國若與共匪建立「正常關係」，就不啻是出賣中華民國的主權和獨立，前言後語，豈不是互相矛盾？美國與中華民國除了不正常的外交關係外，而且締訂了共同防禦條約。中華民國是一個有主權和獨立的亞洲國家，依照「新太平洋主義」所揭

樂的，美國有責任維護中華民國的主權和獨立，若與共匪建立「正常化關係」，豈不是損害中華民國的主權和獨立。目前共匪正不斷叫囂「一定要解放台灣」，其對於金門的「單日砲擊，雙日停火」的進襲，一直持續十餘年以迄今日，現在仍經常有金門民房被共匪砲轟毀滅或傷人傷事，這是亞洲地區現存的緊張與敵對情勢最為激烈之處，在福特却一若充耳不聞，根本不加理會。然則他是否準備把台灣海峽局勢排除他所謂滅殺緊張、防止敵對範圍之外？然而對於現存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又將作何解釋呢？

須知共匪對內殘暴，對外侵略，至今并無絲毫改變，福特只把和毛、鄧兩匪表面周旋的外交辭令視若綸音，對於共匪的殘暴與侵略本質，全不計及，反而在其所提出的第三個前提中，聲言要與共匪完成所謂「關係正常化」，誠屬不可思議。

我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一年建國以來，中美雙方建立在道義、法律、互惠與同盟的關係，為時六十四年，歷久彌堅，且於一九五四年復簽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在戰時是忠實的盟友，共同致力抵抗共黨侵略，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的韓戰，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五年的越戰，中華民國對美國都是竭盡最大的努力，以協助美國抵抗共黨侵略，忠誠履行同盟義務。這樣的盟約，這樣忠誠的盟友，美國如果可以任意撕毀、背棄，則美國的承諾和友誼，在世界上有什麼價值？有誰肯再信任？

陸 台灣海峽的戰略地位

再從亞太地區整個戰略情勢而論，今日西太平洋之安全保障，繫於戰略樞紐之三個海峽，一是東北亞朝鮮半島與日本之對馬海峽；二是東南亞、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之間的麻六甲海峽；三是居中策應的我國金馬前線所拱衛的台灣海峽。保衛對馬海峽，必先守衛朝鮮半島的大韓民國；保衛麻六甲海峽，必先堅守泰、馬、同樣的，守衛台灣海峽，必先保衛金馬。但若單以美國的戰略防線而言，則捍衛西太平洋第一線金馬之台灣海峽，尤為美國保衛本土之主要所繫。蓋自日本經韓國、台灣、菲律賓、中南半島至新加坡之月弧形戰略鏈鎖紐帶，實為美國向西伸展的國防第一線，台灣恰居此一紐帶之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即以台灣為基地，由此而攻掠菲律賓、印尼、中南半島及紐西蘭、澳洲。從台灣向南伸展，則為中太平洋、經關島、夏威夷群島、而至美國本土。因之祇要台灣在民主集團手中，在戰略上即可運用自如。此一西太平洋防線之如此重要，事實上毋庸否認，但現時一些政治短視美國人，却提出以「中太平洋南北之線，作為美國對西方之國防第一線」的理論，質言之，乃是放棄西太平洋防線，而退守中太平洋防線，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我們認為：如果此一理論真被採用，則美國勢必放棄現有自日本延伸至新加坡之月弧形防線，而盲目後退四千八百海里。不僅將西太平洋拱手讓與共產集團，事實上，連中太平洋的檀香山基地亦淪入危險之邊緣，終將美國本土之西海岸和大西洋「地鏈」所賜與的戰略之利益？而置本身安危於不顧？我們認為持此論者

的理論根據，乃是以洲際核頭發展成功之後，檀香山即順理成章地成了美國對西國防的前進基地，其飛彈射程，由此既可涵蓋蘇俄，同時自然亦可使之制壓中國大陸的敵對行動。彼等并且認定，只有日本海內之蘇俄太平洋艦隊，才是攻擊美國本土及其太平洋上航運之禍源，因之認為在太平洋的中央位置，顯足可以達到美國對西國防安全的需求，又何苦再因維持漫長的月弧形防線，而導致對許多友邦的承諾負擔呢？而自陷於戰略之被動地位？然而事實上并不盡然，他們應該瞭解，此一以「中太平洋南北之線，作為對西國防第一線」構想的論據，係建立在甘冒核子大戰，而且僅以海參威為紅色艦隊基地觀點之上的。如果美國或蘇俄都不願意貿然掀起核子大戰，因而仍不得不依據傳統武器以保證其國防安全的，請問還能採用此一構想而放棄西太平洋防線嗎？到目前為止，世界上無論是不具備核戰能力者，或握有少量核子武器的國家，甚至超級強國，有誰願意打核子戰？既然如此，則今後的戰爭，用傳統武器的傳統作戰，當仍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於是美國以中太平洋南北之線為其對西國防第一線的理論就完全失去了憑藉。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主張放棄西太平洋月弧形防線論者，正好像是要美國放棄東大西洋的英國，實無異提供了一個出賣整個美洲安全的天大最糟的構想！」

其欲南下至東南亞或進入印度洋，則必須穿過台灣海峽，並進而克服麻六甲海峽之阻碍，在此太平洋艦隊的進軍路線上，對馬海峽還可用奇襲的方式，突然通過。台海為東北亞通往南中國海之海上長城，美國已擁有太平洋艦隊及第七艦隊居間監視與游弋，蘇俄自無法越雷池一步，民主集團有此險要而不守，則民主集團藉麻六甲海峽以拒蘇俄海軍進入印度洋，實屬艱長莫及。在另一方面，如果台灣落於共匪之手，而中國大陸又變成蘇紅，則蘇俄太平洋艦隊即可將其基地南移至中國之諸暖港，並隨時可以威脅太平洋。如其南下政策實現，則中南半島直至東南亞地區亦盡入其囊括，則蘇俄越麻六甲海峽便可進入印度洋，屆時美國即令其在第亞哥加西亞島建立了海空基地，則英雄已無用武之地，難於發揮其戰略作用，必將自太平洋全部撤退，又遑論「新太平洋主義」？

台灣地區與中華民國之國號，在戰略上都有其不可磨滅的地位和價值，誠如總統 蔣公所示：

- 一、就地緣的政略地位而言：
- (一)其地域水域，乃正為太平洋和大陸之間的政治分水嶺。
- (二)居於由日本三島南至印度和南洋的「生命線」之瓶頸位置。
- (三)雄踞於韓國、日本，以迄菲律賓所謂「花彩列島」的中央位置。
- (四)為自由世界在西太平洋的防洪堤和橋頭堡。
- (五)是一不可封鎖的「西太平洋之門」和

「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

二、就政治的心理地位而言：

(一)是自由世界反共思潮的主流，始終居於馬首的地位。

(二)為中國人民的自由生存而戰，而亦就是為亞洲人民的和平幸福而戰。

(三)為海外僑胞精神的主導，一千八百萬華僑心向祖國，則自由世界皆蒙其福，遠此則兇。

(四)特別是八億大陸同胞，完全以我們為其歸心托命的方舟。

因此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存在，不但是海內外八億中國人的希望之所寄；也是大陸人民抗暴革命的原動力之所出。唯有中華民國之光復大陸，中華民國政體在中國大陸之重建，才能維護亞洲乃至自由世界之安全與和平，願福特總統重視台灣海峽在美國西太平洋國防第一線之戰略地位，重視中華民國之光復大陸為維護亞自由和平之政略地位，及時懸崖勒馬，修正美匪「關係正常化」政策，履行對中華民國之防禦承諾與條約義務，則中美邦交幸甚，亞洲及太平洋反共前途幸甚。

